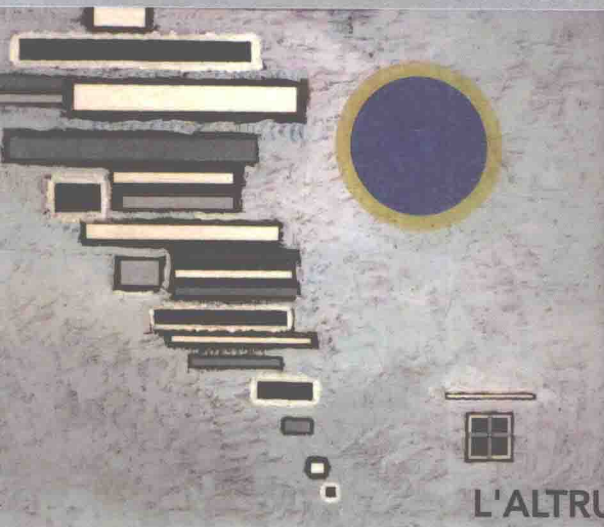


Primo
Levi



L'ALTRUI MESTIERE

他人的行当

[意] 普里莫·莱维 著

徐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Primo
Levi

L'ALTRUI MESTIERE

他人的行当

[意] 普里莫·莱维 著

徐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人的行当 / (意) 普里莫·莱维著 ; 徐迟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086-7360-8

I . ①他… II . ①普… ②徐… III . ①散文集 - 意大利 - 现代 IV . ① I54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2003 号

L'ALTRUI MESTIERE (OTHER PEOPLE'S TRADE)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1985, 1998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他人的行当

著 者 : [意] 普里莫·莱维

译 者 : 徐迟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mm×1092mm 1/32

印 张 : 11

字 数 : 17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7360-8

定 价 : 5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他人的行当	001
我的房子	005
蝴蝶	013
从天空传来的信息	019
甲虫	027
一瓶阳光	035
月亮与我们	043
创造新动物	049
跳蚤之跃	057
月亮上的青蛙	065
爱的组装玩具	073
看不见的世界	081
漫长的决斗	089
外祖父的店	099
人为什么要写作	105

枯骨与兰花	113
最好的货物	119
抄录员	127
“世界上最欢乐的生物”	135
化学家的印记	143
先知的神隐	151
稳定 / 不稳定	159
化学家的语言 I	167
化学家的语言 II	175
写满古怪数据的书	183
书写小说	191
弗朗索瓦·拉伯雷	199
琥珀之力	207
易怒的国际象棋手	215
伦佐之拳	221
对蜘蛛的恐惧	231

由蟋蟀主宰的小说	239
独守闺中	249
隐晦的作品	257
孩童的国际	267
重返学校	277
前化学家	285
石上的印记	291
抗拒痛苦	299
“卡斯特罗六号”上的三十小时	305
隐藏的棋手	315
仪式与笑声	323
对恐惧的需要	331
致一位年轻读者	339

他人的行当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紧密而拥挤的族群之中，如同过冬时的蜜蜂和绵羊那样，是有所裨益的，至少他可以更好地抵御寒冷与外界的侵袭。但那些生活在族群边缘，或者说，实际上已被孤立的人，也另有优势——他随时都可以离开族群，此外，对于眼下的风景，他的视线也更清晰。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宿命，让我远离麋集的人群；我的化学家生涯，如此悠长的化学家生涯，让我很难把自己看作一个真正舞文弄墨的人，然而要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化学家，我又太容易为多姿多彩、悲惨或是奇异的景致分神。简而言之，我孑然一身地走在旅途上，沿着一条总是起风的路，到处抽吸着鼻子，如此便形成了本人颇为随性的个人修养：满是缺口裂缝，又半瓶水晃动。但得以补偿的是，我钟情于以不同的、反向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可以这么说，我的测量工学是这样的：以文人的眼光检视技术，而以技师的眼光检视文学。

这部集子里的随笔是我〔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发表于都灵的报刊《印》（*La Stampa*）上〕作为一名好奇的业余爱好者，在十余年间的徘徊中所酿出的果实。它们是“对这个领域的入侵”，是对他人行当的侵犯，是在私人的猎区中偷猎，是对动物学、天文学和语言学无边际的疆土的突袭。我从未系统地学习过这些学科，但正因为这个理由，我对它们无法餍足又鲜有回报的热爱影响着我，不断诱惑着我，甚至激发了我偷窥狂、爱管闲事的本能。在另一些随笔中，我甚至胆敢在时事问题中

站队，重读新老经典，或是探索连接自然世界与文明世界的纽带；我常常把脚步踩在连接（或应该连接）科学与文学世界的桥梁上，踏过一条于我而言非常荒谬的罅隙。有些人绞着双手把它称为深渊，却不去做任何填平它的尝试；也有好事者在做着拓宽它的事，就好像科学家和文人属于人类的两个亚种，相互不可理解，注定要忽视对方，不可能去互相滋养似的。这是一种反常的分裂，不仅是不必要的，更是有害的，要是不把它回溯到《圣经》中对于禁食某些果实的琐碎阐释上，那就是古老禁忌和反宗教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它不仅不关注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但丁（Dante）、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伽利略（Galileo）、笛卡儿（Descartes）、歌德（Goethe）和爱因斯坦（Einstein），不关注哥特式教堂的无名建筑者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也同样不关注今天的能工巧匠，更别说在不可知边缘犹疑的物理学家们了。

有时候我会被人提问，为什么我身为一个化学家却要写作，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有些人则是无理地反问。我希望这些随笔，以及它们的涉足范围之内保持的恰如其分的界限，能够澄清，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比性；与之相反，若是有着宽阔眼界的话，它们之间偶尔是存在着共同的魅力的。除此之外，我希望我已经将这个我一直以来抱持的观念传达给了读者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斥着问题和危险，但绝非是无趣的。

普里莫·莱维

1985年1月16日

我的房子

我一直以来（除了数次并非自愿的暂离之外）都住在我出生的那间房子里，所以我的生活模式从来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相信，我是定居者之中一个极端的代表，几乎可与某种软体动物相比拟。比如说帽贝，在度过一段短暂的、在水中自由游弋的幼年期后，就把身体附着在一块海岩之上，藏匿起外壳，并准备于此度过它们的余生。这种情形更常发生在生于农村的人们身上，而对于像我这样生在城市的人来说，则无异是一种罕见的天命，却也有其独特的利与弊。也许，我要把这种静态的天命归结于对旅途永不餍足的爱，而且因为我出行的频率很高，它几乎成了我好几本书不变的主旋律。当然了，在翁贝托国王大街上住了六十六年之后，我已然无法想象在都灵的另一个角落生活意味着什么，更不要说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或城市了。

我家房子最大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它和在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建起的其他准贵族房子很相似，刚巧赶在钢筋混凝土问世之前，仍用砖瓦筑成。要是把蕴藏在窗棂上的腰线间某些对于自由羞怯的回忆，以及面向楼梯的木门排除在外的话，这房子里就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品了。它朴素无华，注重功能性，它难以用语言形容，但异常牢固，这点已在“二战”中得到了验证。经历了重重炮火之后，只有它的窗框上留下了一些轻微的伤痕，还有一些擦伤，就仿佛一个老兵保留着旧伤口留下的疤痕那样让它骄傲。它没有野心，只是一个供

生活的场所，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却几乎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我和这所房子，和我住的这间公寓有着一种不易觉察却又深切的关系，就好像是同一个人一起生活了很久那样。要是它被拆除，我因此搬入一所更加漂亮、更加舒适与现代的房子里的话，我一定会痛苦得像一个流亡者，或是像一株被移植到它无法适应的泥土里的植物。我在某处读到过一种记忆之术，那是一种练习、增强记忆的技巧（它由过去的学者所创造，而现今已经被愚蠢地禁止了）：谁要是想记住一个有着三四十个或是更多名字的名单，甚至想把它们倒背如流，好在朋友面前出出风头的话，就得在每个名字之间都建立一条精神链（换言之，无论什么方式的联系都可以），再把它们按照自己房间角落的顺序来排列，比如说，从前门的右边那个角落开始，直到抵达每一个角落。之后，只要在脑海里把这条路线走一遍，就能够重现最初的那个名单了；要是把这条路线倒行一遍的话，就连颠倒着背也没有问题了。

我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去实践这种记忆术，但我并不怀疑它的可行性。然而，它在我这儿可能行不通，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占据了，而最原始的记忆，也很可能被这记忆术的原理所带来的偶然的、虚构的记忆所干扰了。前门右边的那个角落，在五十年前支着一个雨伞架，雨天的时候，上面会放着我的父亲下班回家时撑着的那把还滴着水滴的雨伞，而晴天的时候则靠着他的拐杖。有二十年之久，那儿一直挂着我叔叔科拉多的一只马蹄铁（那个年代，

你还能够在翁贝托国王大街上找到马蹄铁)，一道让人难以确定是否已经完全发挥出它护佑魔力的护身符；在另二十年里，那儿则用钉子串着一把巨大的钥匙，每个人都以为是别人不小心遗失的，却又没人敢把它扔掉。而核桃木衣橱和墙壁形成的另一个角落，成了我们玩捉迷藏时大家都觊觎的宝地。在某个久远得如同渐新世的周日，我就藏在那儿，跪在了一片碎玻璃上，以至于今天我的左膝上仍留有疤痕。三十年之后，我的女儿也藏在那儿，不过她的笑声很快就让她暴露了；又过了八年，我的儿子也藏在那里，彼时他正在和一群朋友玩捉迷藏，其中一个还在这个特别之地掉了一颗乳牙，并出于某些神秘而奇妙的缘由把它挤进了石膏墙上的一个洞里，现在它很可能还保留在那个地方。

沿着右手方向的那条路继续走，你将看到一扇房间的门。这个房间能够看到庭院，而几十年来它的角色一直在变幻。在我最久远的记忆中，它曾是一间“上佳”的会客室，是我母亲每年两三次用来招待重要客人的地方。其后的几年里，里面住着一位极称职的住家女仆。再后来，它变成了我父亲的办公室，直到战争打响，它又被用来充当那些房子被炮火摧毁的亲戚朋友们的营地和宿舍。战后（一同终止的还有法西斯分子暴力统治下的房屋征用），我的两个孩子相继在这个房间里生活、玩耍过；为了照料生病的孩子们，我的妻子也在那儿度过不少夜晚；但我以工厂的工作当作钢铁般的挡箭牌，从没这么做过，当然了，这同样也出于所有丈夫奥林匹亚般的自私。而眼下，它是一间有着多重功能的实验室，是

冲印照片，缝纫机运转和摆弄玩具的地方。这样的改头换面也同样发生在所有其他的房间里。就在方才，略带些不适地，我才意识到我最喜欢的扶手椅所占据的那块区域，根据家里长辈的说法，是我降生的地方。

我的房子地段不错，离市中心不远，却又闹中取静。虽然汽车像压缩过的气体般充满了每一个管道，这样的风潮现在也刮到了我们这里，但车位难找也就是近几个月来的事情。这里的墙壁很厚实，从街上传来的噪声被它隔挡住了。而过去，则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城区向南走几百米就到了头。人们穿过草坪，“去看火车”，在萨帕塔线的壕沟系统挖完之前，它还是水平地在地面上行驶的。郊区的马路要到1935年才浇上了沥青；在那之前，它们都是用鹅卵石铺的。清晨，我们总会被城郊来的铺路车吵醒：铁皮倾轧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喀啦声，绳索开裂的声音，还有司机的叫嚷声。一天之中的其他时刻，同样的声响会从街上升起：玻璃工、杂耍人、船工，还有收购“梳理整齐的头发”的商贩的吆喝声，我先前提到过的那个女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卖掉她那一头灰白色的长发。偶尔，会有乞丐在街上唱歌，或是演奏手摇风琴，我们也会往他们的纸盘子里丢些硬币。

尽管经历了如此的转变，但我住的这间屋子却始终维持着它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或者说，至少对我们这些住在里面的人而言，它是这样的。不过，众所周知，我们每一个人在评断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时都是有所偏颇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性格、品德与恶习，甚至是声音和外貌

都是如此，也许在他人的眼里，它反倒凸显出我们这一家强烈地想要分开居住的愿望呢。当然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间房子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最基础的功用：空间、温暖、舒适、安静与隐秘性，已然让我十分满足，不再有什么奢求了。我甚至也从未刻意地为它烙上我自己的印记，也没有尝试着去同化它，点缀它，丰富它，或是重新定义它。于我而言，要去厘清与它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或许它之于我，就像一只猫咪。我既乐于享受有猫相伴的日子，要是它不在我身边，我亦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甚至是在极不舒服的住宿环境下也是如此，这我毕竟已经历过不少了，还有，每次住旅馆也要囊括在内。我不认为我的写作风格和我写作、生活的环境有何关联，我也不觉得它在我的作品中有任何方式的展现。所以，比起常人，我一定更不容易被周遭环境所影响与触动；对于它所给予、蕴藏或是削减的荣耀更是全然不敏感。我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就如同我栖息在我的皮肤里。虽然我见过更美丽、更丰腴、更强健、更如同画卷的躯体，但要是与之交换的话，我总觉得是不自然的。